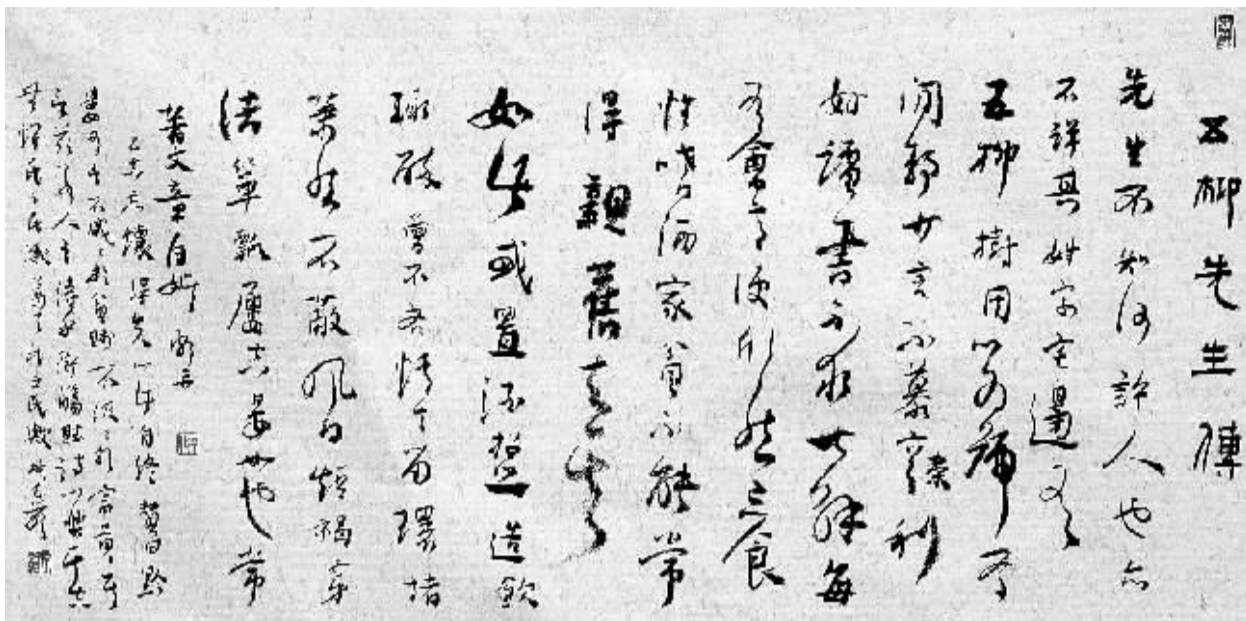


为期6天的《林尤葵书法艺术展》5月1日在海口落下帷幕，为节日期间市民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艺术大餐。本次展出的林尤葵书法作品有80余幅，涵盖行书、草书、隶书、篆书等书体。林尤葵书法功力深厚，既有传统，又有创新，其书风既追求“韵致”的笔情墨意，又积极探索现代书法艺术的创作。



林尤葵书法作品

林尤葵·古雅书风不从俗

文/本刊特约撰稿 杨毅



艺术家档案

林尤葵，1965年生于澄迈，1989年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，高级工程师、国家一级美术师。中国书法家协会国际交流委员会委员、海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楷书委员会主任。

作品获得文化部第八届“群星奖”优秀奖、“林散之传媒展”学术成就奖、海南省第六届书法展一等奖等。

我和林尤葵认识已有20多个年头，是师生又是书友。他给我的印象是：他有一个很精明的大脑，思维敏捷，是一个纯艺术型的书法家，个性化很浓，有时甚则很固执。

研究“书性”不媚俗

热了近30年的“书法热”“书法群众运动”，固然有正面影响、正面成果，开创了新时期书法事业繁荣发展的大好局面，但负面作用不可低估，喜忧参半。书坛中出现重抄作、重花样、重形式、甚则权钱交易，出卖艺术真谛形成一股自上而下，自下而上的歪风，危害之广、伪作之众是空前的，殊值忧虑！而时林尤葵却潜心艺术研究，不凑热闹，不随俗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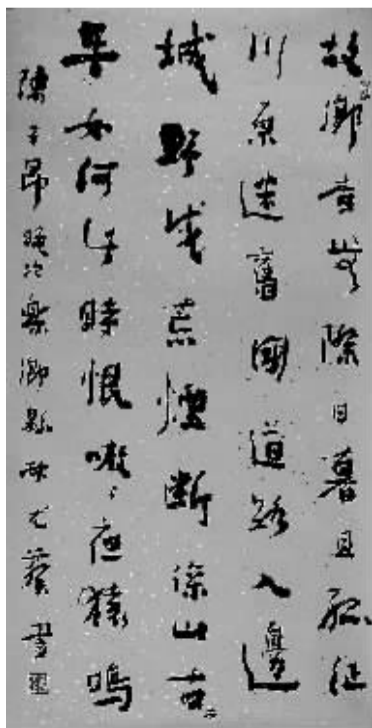
由于书法艺术的实用性功能正在不断削弱，书法艺术的发展越来越依靠专业化的纵深开发。书法专业化的标志，就是对书法本体的研究，而书法本体的研究，其核心部分和关键部分，就是对“书性”的研究，可以说“书性”是书法的“脉门”，一触及全身。古人云：“书之妙道，以神采为上，形质次之。”何谓“神采”？神采是一种精神品位，是一种韵致情调的东西，是一种文化内涵的反映。神采产生于创作之后，而之前仍是一个未知数。从书法艺术各种内在规则的演绎来分析，神采可以作出一定的预测。因为“书性”的取向，决定了作者的“审美”取向，而这种导向也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作品将是怎样的艺术效果，是何类“神采”。对“书性”的认识和研究深浅如何，也决定了一位书家能走多远，有何收成。这些年来，林尤葵是海南青年书家中较早研究“书性”者，随着这种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启发，逐渐形成他特有的审美趋向，也逐渐形成他那种尚古尚老尚韵尚化的情结，形成了他那种与众不同的雍容浑厚、沉稳大度的个人书法风格。

趋雅避俗尚古风

他尚古、尚老辣、尚拙涩。黄山谷常言：书俗不可教。可见，甜俗是艺术家不治之症。一个艺术家要取法为上，具有不同常人的胆识，就必须“趋雅避俗”。尚古，即尚高古、古厚、古拙、古意、古风。这些追寻，使林尤葵艺术上有了自己的主见，有了自己的选择，并当机扬弃，拒绝了那些娇装、秀丽、秀气、浮躁一路的书风，走浑朴、凝重、高古一派风格。自然，尚古不追篆隶则不达，古气不生，古意不浓。他在《书学札记》第19则中，谈及近世学金文者，当推吴昌硕、黄宾虹、陶博吾、游寿为大成，认为“吴书苍雄浑厚、黄书蕴藉空灵、陶书率真雅拙、游书高古奇逸”，全出自心悟之言。从他的作品集全然可以找到《散氏盘》、《张迁碑》、《嵩山灵庙碑》、《泰山金刚经》、《爨宝子碑》等名碑的行迹。篆隶中的淳真古朴之气渐渐渗透到他的笔法中。

当然“尚古”并非孤立，必然与“尚老”紧密连在一起，这是一对“双胞胎”。“尚老”又必然产生一系列衍生物，即老辣、老拙、老迈、老丑、老境。清之前，书法审美皆以轻捷秀丽为准绳，较少谈及“尚古”、“尚老”二词，随着晚清大量文物出土，篆隶风行，加之“抑帖倡碑”，于是“尚古”、“尚老”成为当时的审美趋向，而沈曾植是最典型的一个。林尤葵在创作实践中，摸索出“尚古”、“尚老”的自然规律，下笔重、行笔缓涩，墨浓量饱……从其《作品集》所发表众幅作品诸语的腕力皆是今非昔比，已踏上新台阶。傅山“四毋”主张，力避清初蹈袭赵董的软美书风，改变衰颓书法态势，一直影响当今书坛重古朴、丑拙、直率的审美价值，这也是林尤葵研究“书性”的重要理论依据和审美核心。

他尚“韵致”。书法表现，贵在“笔情墨趣”。韵致就是这种“笔情墨趣”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品位，使读者观者如临其中的感觉。他不求张扬、高亢、显露、奔放、激昂，不求大的对比、大的错落、大的穿插，而求静穆、简静、疏朗、萧散、温和、平淡、朴实、单纯、深邃、沉稳的韵味。这种韵致，凸现了静态艺术以阴柔取韵，以隐敛立法，以静胜动，以隐胜显，以藏胜露。一味静穆平淡的取向，大大加强了他那种古朴涩拙的艺术感染力。这种静态艺术和创作的冷处理给他开辟了一片新清的天地。林尤葵是一位处理黑白虚实的高手，他自知自明下笔重按较多，用墨较浓，假



林尤葵书法作品

如采取徐渭那种“密集法”来处理虚实关系，那他的作品宛如“黑压压”“拥挤不堪”的农贸市场，会打乱了原来简静、清静韵致的格局，因此他选择了“疏朗法”，大胆留白，字与字的距离，行与行的距离宽松，营造了轻松自然、悠然自在、平静疏朗的空间，不仅增添了静态艺术的召唤力，更让这些舒适的空白给人无限的想象，大有“天马行空之劲，老僧补衲之沉静”（黄宾虹语）。

师法名家创己风

应该说，林尤葵走的是一条学习正道，从“二王”入手，从“二王”起家、从“二王”暴发，准确地说，“二王”书风的营养滋润了他的艺术细胞。他是学习继承“二王”的收益者，自然促使他成为“二王”的狂追者、崇拜者、呐喊者。王羲之是“书圣”，是千古以来书法朝圣者的心中偶像，正因为书法之形从“点画”始，而“点画”之精微必求助于“二王”之法。学“二王”可力避点画粗糙之嫌，功不可没，但学“二王”精致之极也可导致书法精俗之弊。精俗与粗俗，同样扼杀书法的艺术性和生命力。清代“馆阁体”岂不是一面反面镜子吗？！也许林尤葵“感悟”到这一点，上追篆隶、碑版、摩崖石刻，寻找“化解法”，逐步整合时下这种变体之风。“二王”风格和林尤葵书法取向都属阴柔艺术和静态艺术，但“二王”是清新、秀美、巧丽的风格，而林氏则是高古、老辣、拙涩的风格；“二王”多用笔尖，多用提笔，而林氏多用笔腹、笔根，多用按笔。可见他的书法艺术化在其中，成也在其中。

对于林尤葵作品，应首推行书。这里，有两位现代书家的影响对林氏书法转化有不可否定的潜在作用，一位是琼籍书家祝嘉，一位是中国美院书法博士白砥。祝嘉的笔力之说，书写之厚实风格；白砥碑帖互动，既古又新的青年变法，都无形助长他艺术上进的强烈欲望。从广义上窥视，他大可纳入活性“二王”派。

常言道：书如其人。但这个立论却在他的身上对不上号。林尤葵是个天真烂漫，潇洒走一回的血性青年，有时甚至狂士狂歌狂舞达到那样的“颠狂”之态，但当我们欣赏他的作品时，完全是另一种感觉，没有看到激流、闪电、坠石那样奔放激扬的场面，而是醉入一种野旷、山林、古庙，那种平静悠然、萧散疏淡的静穆。何故？后来，我找到了答案：他是学理工科的，是位水利专家，习惯讲科学讲道理，习惯于逻辑思维，强调规则、法理、公式、质量。学术态度认真、严谨、老实、合理、科学。这种思维方式渐渐地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他的书法艺术创作，成为他的书法艺术审美的主心骨。

“静则性、动则情，阳取气、阴取韵”，这是前人留下的宝贵经验，也是林尤葵今后书法创作调整的思路。